



孔雀

雕像

KONG QUE DIAO XIANG

杜芳清 著

DU FANG QING ZHU

四川文艺出版社

SI CHUAN WEN YI

CHU BANSHE

孔雀

周佳像

KONG QUE DIAO XIANG

SI CHUAN WEN YI

CHU BANSHE

杜芳清 著

DU FANG QING ZHU

四川文艺出版社

(川) 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 蒋晓云 朱兰

封面设计: 戴 晓

版面设计: 邓小林

书 名 孔雀雕像

定 价 4.75元

作 者 杜芳清

ISBN7—5411—1106—6/I·1028

1994年6月 第一版

1994年6月 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6.125

字数120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0年2月

天下第一大自治州首府——新疆库尔勒。

全疆最碧绿的人工渠——“孔雀河”十八团大渠，春水清浅，缓缓流动。它穿过古丝路险关要隘铁门关底部山洞，轻轻地恋恋不舍地绕过库尔勒市郊，穿过上户一个个村落，直奔向闻名遐迩的生产建设兵团29团场。

春风料峭。时光已至二月。这时，库尔勒县上户公社附近的孔雀河岸边，有一个青年站立在那里。显得英俊而质朴。高高的个子、方正的面庞表现出他的气宇轩昂；黑黑硬硬的乌发、浓黑的眉毛刻画出他正义凛然、刚直不阿的性格；和善而黑亮的眸子透出他不同寻常的睿智……

他就是当时很不起眼后来成为优秀企业家的章生旭。

晚霞像一大片殷红的血涂在西天上，浸着霍拉山褐红色的岭脊和远远近近高低不同的戈壁景物。章生旭直直盯着那片红沉沉的晚霞，两眉间的印堂穴凝起好高。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目光落在缓缓流动的大渠的波面上。

周围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假如没有分布得稀疏而遥远几处大小不等的绿点和形状不同的平顶房舍，谁也不会想到这里还会有什么人家。

其实，这里原本是天山南坡下的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何时有的房舍和炊烟，大可不必去考证它。但南边那望不到边际的一方方的条田和林带，却记入了建国史。据说在建国初期，一个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屡建奇勋的将军亲自筹划亲自督阵亲自开挖了这条十八团大渠。大渠引来了幸福水，从此，地图上出现了三个著名的兵团现代化农场——28团、29团和30团。这位将军就是赫赫有名的后来成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同志。

晚霞渐渐淡了，天际一片殷红。风越来越小，说不清是幽静还是寂寞的感觉笼罩在章生旭心头。

这时，从他右侧的远方飘来一阵充溢着西部风情的歌声。初来新疆的章生旭听不出是哪首曲子，但他爱听，听了使他产生一种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心绪。

歌声越来越近，并夹杂着咩咩的羊叫声和牧鞭的脆响。渐渐地，他看出那是个维吾尔少女。这时，又突然冒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他看出那是个双辫垂肩的安徽姑娘。

黄昏终于来临了，夜风清冷寒凉。章生旭在大渠岸边踱来踱去，纷乱的思绪随着流水翻滚着。

18岁的章生旭颇为少年老成。他平素不善言语，但一经开口，便有独到见解。他举止稳重，而又聪慧不愚。他爱挺胸展眉，显得自信自负，眼睛深沉地望着远处。他做事专心致志，计划的事总要设法变为现实。此时，他停下脚步，望着北面竖铁立钢似的霍拉山，心里在谱写着特别的人生之歌。

人生是什么？

人生不是天山雪。天山雪一见阳光就化为流水，自身便不复存在。

人生不是天山月。天山月只在晴朗的夜空流银闪辉，一遇风云阴雨，便不见了踪影。

人生不是天山雪莲。天山雪莲居高藏险。虽可治病，却让求药者付出近乎丧生的代价。

……

章生旭严峻地思索着。他要做虽成不了秀水风光也无惊涛骇浪气势只在田野中静静流淌的灌溉水。他要做任风吹日晒车压人踩的铺路石。他要做能为人间留下立体雕塑并能为人类尽心造福的人……

不知何时，那维吾尔族姑娘的歌声和安徽姑娘的笑声消失了。黄昏吞食了白昼，人间的善恶美丑都掩藏于暮色之中。

章生旭背靠着河渠，望着一处处被灯光照亮的窗户，心里不禁感到几分自豪和慰藉。

他千里迢迢闯关越塞，来到这西域天涯。凡出塞入疆的人，大都是“投亲”而至。章生旭的哥哥章生民早年来疆，已在这里生活数年。他们弟兄常常通信，生旭得知新疆在历次运动中虽然也有“株连”，但不像河南乡下那样厉害。这是章生旭背乡离井来到这上户乡的原因之一。比较起来，新疆的民风民俗纯厚多了。一个英俊壮实的小伙子来到这里，乡里领导和各族乡民对他都很亲善友好。章生旭干活踏实，利索自如，而且又懂电工知识。上户乡正

缺少这样一个技术人才。乡领导商量后，就让他当了电工。

章生旭自小就看过电工方面的书。他感到世上有了电就变得神奇起来，电给世界带来了光明，也给世界带来了动力。1968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被接收参加了襄城县的电工培训班。人的机遇往往要受社会大背景的支配。那时，河南省正搞农村电气化，各县都动员起来。河南这块地方，虽然习俗陈腐。封建意识浓厚，但攀比意识也强。1958年的大锅饭，河南农民吃在前面；大跃进报高产，河南乡下的小麦一亩地能产7000多斤。但比谁先实现电气化就不同于浮夸风中的攀比了，因为这是造福于自己、造福于人民的事。在电工培训学习中，章生旭思想集中，思维活跃。他本来就懂得一些电工知识，在培训班又将这些知识进行归纳和梳理，再加上一些现场操作实习，使他的理论水平和技术水平在班上名列前茅。很多学员都向他请教，他似乎也成为了名老师。

章生旭的电工技术很快有了用武之地，学习完毕，他便参与了从襄城到扶沟县境内的架线安装工作。这是项巨大的工程，横跨两县，遥遥百里，要带上多少材料，越过多少沟坎呵。兼以装车、卸车、挖坑、爬杆，这不是一般人能承担得了的任务。风多次险些儿把他从电线杆上吹下来，他没有害怕过。汗水一次又一次潮湿他的衣服，他没有喊过累。渴得嘴唇干裂，他咂咂嘴继续干。饿得肚子咕咕叫，他没有一句埋怨的话。地势有高有低，土质有松有坚，但他从来没皱过眉；从来未影响过安装进程。他堂堂五尺之男，任何困难和阻力都会被他的气魄所吓倒。但鄙

视的目光和私下的议论却能刺伤他的心。

“架电线是项重要的活儿，是项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工作，让章生旭这个‘黑五类’的狗崽子去干，你们还有政治原则没有？”有人在底下嚼舌头。

“你们不怕他搞破坏吗？”也有人这样说。

其实这些话章生旭并没听到，但他能从有些人的目光中感觉到。他对那些目光又气愤，又感到可笑。我章生旭承担了这次重要任务，出了任何问题都会追究我的责任，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我还能故意去破坏吗？世上哪有这样傻的破坏分子！如果真的想搞破坏，我不会在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做手脚吗？他没再想下去，因为领导没有说他，没有说就是相信他。于是，他仍然埋心苦干。一路坎坷，一路架线，他的汗水不知流了多少。

电线终于安装完毕，明亮的电灯给古老落后的农村带来了欢乐。章生旭在一片喜庆欢乐声中分外激动。此时此刻，他忘掉了一切委屈和烦恼，因为他的劳动为广大父老乡亲造了福，为广大父老乡亲尽了一点自己的后生之意。一旦落后的人们感受到现代文明给他们带来的幸福，他们的思想就会从落后和愚昧中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章生旭立志建设新家乡的信心似乎更足了。

可是，以阶级斗争理论指导政治生活的现实使他热了的心一凉再凉。他不愿再想1965年空军特招的事，每想起那件事，他的心便沉沉的。那一年，听说空军部队到自己的家乡来招兵，他高兴得不住地雀跃。吃饭时，给父母兄弟

谈招兵的事；玩耍时，给村里的小朋友们谈招兵的事；白天，充满信心地去报名；晚上，做梦驾驶着银色的飞机在蓝天上遨游……。论条件，他也充满了信心：他学习优秀，思维敏捷，劳动积极，身体健康。可是，他政审没有通过，理由是父亲有历史问题。什么历史问题呢？当过国民党的兵。那年黄河决口，父亲为了生计，到处逃荒混饭吃，无奈时便当了国民党的兵。谁知父辈的所谓“历史问题”竟然株连到儿子的头上！后来他也想通了，人生大道，条条通北京，未能参军照样可以做出一番事。可是，1969年春天他再也不能忍受了。那次因连结高压线着火，国家财产遭受损失。生产队长不问青红皂白，硬说电线着火是由于章生旭往高压线上撂东西造成的。队长抓到证据了吗？没有，是他按照所谓阶级分析法推断出来的。对这种无端栽赃，章生旭自然气愤不平；对这种逻辑，章生旭哭笑不得。后来经公社调查，是连线造成的电线起火，这样章生旭才得以脱离干系。章生旭回想起来，感到十分委屈。为什么硬将父亲的一点历史问题往儿子身上缠来绕去？无产阶级是信仰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的，为什么有些人总用唯心主义的眼光看待人和事呢？这些人是干革命还是危害革命？他实在难以咽下这口窝囊气，于是，他动手打了队长。这队长自知理亏，也只有承认错误。

事情虽然平息了，但章生旭头上的压力并没有去掉，因为用阶级斗争学说指导的政策没有变。他不敢坦然大方地做人，头上仍有被束缚的紧箍咒。

章生旭不想这样生活下去了，再这样被压抑被歧视地生活下去，无异于浪费生命，虚掷岁月。

有一天，章生旭突发奇想，因而，他生活中便出现了一段“奇缘”。

就在这年阳春三月，章生旭有了另外一个家。

扶沟县有个美丽的乡镇——白潭。此地何故叫作“白潭”，没有认真考证过。李白曾有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虽美，但诗人写的并非这个白潭镇。但这里也确实有美丽的河泓潭池，兼以织锦般的麦田花海，在春风醉人的无限风光中，使人有置身于桃花源的感觉。

白潭，紧靠美丽的贾鲁河。贾鲁河流到这里，像一位温情脉脉的少女一般，柔姿百态。岸上的婀娜杨柳、挺挺白杨，还有还闪着绿黄色榆钱的榆树、流溢着馥郁花香的洋槐、缀着一串串青枣的绿楝……使章生旭领略到和汝河风光相似又相异的另一番情趣。那近处、远处的绿原青野之间，一片片绿肥红瘦的杏园和一株株红花透粉的桃林……使章生旭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白潭乡辖的昌家村，更是个恬美的去处。她的恬美，不仅在于河泓交映桃红柳绿的自然环境，也不仅在于这里是个百鸟吟唱的诗意盎然的乐园，而是由于这个村庄的户口上添了一位气宇轩昂魁梧英俊的少年。

昌家村是章生旭的舅父家。章生旭弟兄五个，五虎同处，自然难处甚多，加上父亲的历史问题，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章生旭自幼胸怀壮志，想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

做出为当代人称羨、为后代人纪念的大事来。可打着章家标记的他是无法活得有出息的。像滞销商品一样，换个商标也许情况大不一样。于是他便投奔到舅父家。舅父不仅出身好，又是大队党支部书记，这样自然就抛去了“历史问题”的压力了。

章生旭的户口迁到了昌家村。从此，他像从肩头卸掉了千斤重担，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从此，天蓝了，风爽了，心里也仿佛装了个广阔的世界，这世界中有锦山秀水，有欢歌笑语，有不受任何压抑的个性自由……

这年，章生旭正处于情窦初开的17岁。也许是舅舅对外甥的理解，没过几天，章生旭这个大山一样的男人，第一次和一个女人单独接触。

这天，离白潭镇不远的昌家村来了个穿红着绿的女子。这女子不高不低不胖不瘦不美不丑，羞羞答答一阵风似地进了村。

“舅，今几个不让我出去，究竟是啥儿事呀？”章生旭一大早就问舅舅。

“相亲。一会儿那边的闺女就来了。我这当舅的，总不能包办呀。”舅舅照实说。

农村相亲，不仅仅是相人，也相房产宅院。舅舅家在村里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家，相房屋宅院是相不掉的。至于章生旭，虽然有几分粗粗憨憨，也算得上英俊少年，是乡下男子汉中的佼佼者。但此时此刻的章生旭不知堂堂的男子气跑到哪里去了，他只觉得心里紧张，茫然然不知所措。

那姑娘在太阳升到大东南方时进了屋。章生旭只觉得一位穿红着绿的人儿进来了，仿佛还有两个人陪着。当那红绿颜色涂抹到椅子上以后，那两个陪她进来的人好像是说了声“你们谈”便走了出去。

章生旭的心怦怦跳了几下，好半天没敢抬起头来。这时，他想起看过的电影，哪场电影里不是男人占主动呀。男女的情份，女人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特别在中国。章生旭大胆地抬起头朝那红绿颜色望了一眼。那女子也正向他望来。两双眼睛相对，然后又敏感地错开，各自又垂下了头。章生旭想着她那泛着红晕的双腮。好像那嫩红鲜润的腮上正开着粉粉的花儿，还有扑鼻的香气朝他漫来。说实在的，章生旭像许多60年代的青年一样，人是老诚的，心是纯洁的，他此时此刻不知道该怎样向那女子表达自己的感情。

“你累了吧？”章生旭终于想起了一句话。

“不累。”女的轻轻答道。

“你，好吗？”章生旭又问了一句。

“我，好。”女的倒觉得这个老实巴交的章生旭挺有意思，就抬起头朝他望了一眼，然后问道，“你，也好吗？”

“我，也好。”章生旭也照她望了一眼，正好和她的目光相接，于是两个人又不好意思地垂下头来。

“你，渴了吧？”

“我……不，不渴。”

章生旭不知从哪儿来的悟性，忽然感到自己很好笑。客人……相亲的女人也算作客人吧，客人到家，应以礼相待，主动倒茶，哪有问人家喝不喝的道理。想到这儿，他站起身，沏了一碗茶，放到女的身旁的桌子上。

“喝碗茶吧。”

女的看了一眼茶碗，没有吭声。

沉默了一阵子，女的端起茶碗，咕咚咚喝了几声。这一喝不当紧，女的连连咳嗽起来，咳得眼泪都流下来。

女的开始咳嗽时，章生旭没有在意，咳得时间长了，他朝那茶碗看了眼，这才发觉茶的颜色不对。他站起来去看那包茶叶，不看则已，一看便吓了一跳——原来他误把哥哥从新疆捎来的莫合烟当成茶叶了。

“哎，你看……”章生旭又尴尬又愧疚。

没等章生旭说出口，女的便站起来，告辞道：“家里还有事，我走了。”

章生旭目送着那女子走出屋门。不用托人问那女的，人家肯定不愿意这门亲事。不过章生旭也没有失意之感，毕竟是一面之交，没有投入感情。但他心里却产生了深深的负疚感，辣嗓子的莫合烟给人家留下多么难忘的印象呵！

世事的结果有许多和预料的相反。章生旭万万没想到那女的对他非常满意，愿意嫁给他。

婚礼按当地乡下习俗举行，嘀嘀哇哇的竹笙唢呐，噼哩啪啦的连响鞭炮，排排场场的婚宴，热热闹闹的闹洞房

……就这样，通过一个云里来雾里去朦朦胧胧的新婚之夜，单纯质朴的童子变成了丈夫，娇羞贞洁的处女变成了妻子。

女儿的叫王兰花，家庭出身下中农。常说“贫下中农”。不管别的条件如何，这一个“下中农”就把他紧紧吸引住了。在那时的华夏大地上，出身好便可一身轻。

章生旭至今想来，那次婚姻是令他啼笑皆非的事。两个涉世未深的青年男女，举行个传统式的仪式，从此便同床共枕。这叫爱情吗？章生旭现在才明白那只不过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式的结合。章生旭离开生他养他的汝河大地，来到这贾鲁河畔的乡村安家落户，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卸掉“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包袱，自立于世干一番大事的。他万万没想到传统式的婚姻是那样的无聊。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需要一个质变的过程。男女婚前的相约相见相谈相处，总有一种新鲜感、神秘感，极富有诗意的，对方的优点常被放大至少10倍，缺点则视而不见。一旦婚合，整个视点正与此相反——新鲜感、神秘感相继消失，每人的性格、气质、生活习惯和文化素养的差异全都暴露无遗。人们在这时的相互感觉才是真实的，可靠的。

婚后的章生旭要出去干事，要闯荡天下，要充分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可王兰花总是不住地摇头。章生旭和她提出一些人生话题，王兰花总是不置可否，有时不懂还要瞎评论一番。章生旭这才感到自己和王兰花的结合是一个

错误。

章生旭感到自己被拖上了沉重的脚镣。

生活怎么专门捉弄我章生旭呀！

章生旭忽然想到孔夫子的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人生短暂，对于要干一番事业的人来说，上帝没有给你犹豫不决的时间。我此生要干什么？他有点说不清。但不能平庸度日，这一点是下定了决心的。

章生旭的哥哥早年去了新疆，从哥哥的一封封来信中，他知道新疆是个广阔的用武之地。同时，他也读过许多有关西域的书，张骞受命出使西域、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曾不止一次激荡过他的心。是的，在汝河岸边他背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包袱度生，那无疑束缚了他的手脚，压抑了他的个性，他过得不像个人。人来世上干什么？人来世上就要自由充分地展示自己，成就一番事业。户口迁到舅舅家，“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沉重包袱是卸掉了，而且结了婚。但他没有在新的生存环境，更没有从女人那里获得力量和启示，他仍在空耗着青春。

“再也不能空耗宝贵的人生岁月了！”章生旭的决心一下，便乘上了西行的列车来到了班超投笔从戎的新疆。

可来到新疆就算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了吗？他要大显身手，但从何做起呢？当电工他尽职尽责，不管是本份的工作还是份外的帮忙，他都毫无怨言。但他的心仍然有几分不安，他总想为库尔勒人民、为上户乡的各族父老做点大事。做什么呢？他心里十分焦躁。

“章哥……”

奇怪，他隐约听到有人在轻轻呼唤他，而且是女子的声音。

渠水静静地流淌，发出汨汨的声音。他屏气静听着，看那呼唤他的轻轻的声音还会不会出现。不时可看到远处公路上有车灯在闪烁，汽车的隆隆声在夜间显得格外清晰。不远处的住家户的窗灯早已亮了，想到这些灯线都是他接的，他不禁感到几分欣慰。“人活着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逸，应当为别人多做些有益的事。”这是章生旭做人的原则之一。

“章哥！”同样的声音又出现了。

章生旭感到蹊跷，哪个女子这么胆大，敢在夜间来到这荒僻的地方？

今晚没有月光，田野黑魆魆一片，远处的灯光照不到这里，只能作浓浓夜色的点缀。章生旭集中目光，处处搜寻，可什么也看不到。

“章先生，别那么神气了！好像你就是世上女性所追慕的‘白马王子’！”那女子突然出现在他的身体左侧，原来是那位生性爱笑的安徽姑娘陆雪萍。

章生旭想象不到会是她。他俩并未深交过，从他来到上户乡之后，他俩只见过五、六次面。每次见面，总是陆雪萍先给他打招呼。陆雪萍爱笑，笑中蕴含着一种情愫。而章生旭却为她感到遗憾：那乌黑的垂肩双辫儿，那清秀泛着潮红的鹅蛋脸，假如性格文静含蓄那该多好。可她偏

偏热情外露，这就减去了她诸多的魅力。而在这浓浓的夜色中，章生旭对陆雪萍的突然出现却改变了他对她原来的那些不好的看法。这夜幕笼罩中的荒野是一个姑娘来的地方吗？他感到一种被爱的温馨。不管是她傻也好，疯也罢，总之她是鼓足了勇气冲他而来的。这是一种很宝贵的不多得的感情，不管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都应该是令人珍惜的。

章生旭想这些的时候，眼睛轻轻垂闭了好一阵子。待他睁开眼想给她说话的当儿，眼前却仍是漆黑一片，而且冷清孤寂。他十分纳闷，顿感人生变幻莫测。他打了一个寒颤，扭转身子，茫然地离开他站了很久的这块地方。

快走到居民点的时候，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像是向他进攻，又像是为他举行欢迎仪式。他不怕它们，任它们狂吠乱叫。他从陆雪萍家的房后路过，那亮着灯的窗子是不是陆雪萍的住室？不知何故，他的脚步变得慢了，慢了，慢慢停下来。就在这说停未停说走未走的当儿，他发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那亮着灯光的窗纱里，映出一个姑娘的情影，那垂肩的双辫儿，那清秀的鹅蛋脸儿，透出一种悠悠的沉思状。他把这幅画照进了脑屏。

从斜刺里吹来一股凉风，他仿佛被吹清醒了。这算什么样的思绪？什么样的感情。一个立志要仿效班超立功异域死而后已的章生旭顿时感到自己可笑万分。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怎么陷于这么深这么重的儿女情长之中。